

屯留縣志目次

第一卷

星野

晷度附

祥異

沿革

疆域

山川

封建

古蹟

第二卷

城池

公署

學校

書院義學附

祠廟

寺觀

驛傳

兵防

第三卷

田賦

諸隘

課程

鹽法

坊里

鄉甲

風俗

物產附

第四卷

職官

宦績

選舉

徵辟仕進附

科貢

例貢雜職附

第五卷

名賢

忠義孝弟循良文苑武烈附

列女

節婦烈婦貞女烈女

隱逸

流寓

遷徙附

仙釋

方伎

醫學訓科陰陽訓術附

封廕

牌坊

陵墓

漏澤園附

第六卷

藝文上

制勅 記序

第七卷

藝文中

考辨文論贊跋命說
敬誌銘墓表

第八卷

藝文下

箴歌賦詩

雜記

糾謬

正留縣志卷五

名賢

忠義孝弟循良
文苑武烈

嘗謂賢才出國家昌以其道德事業昭若日星百世
不朽也表而出之亦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云爾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

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

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

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

五世相韓故後遇黃石公授兵法從沛公良數以兵

法說沛公常用其策良爲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
始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
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玆
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
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
輒復取之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
公迺合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
關襲咸陽大破之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
沛公沛公從良諫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
頃伯夜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亡

去不義因要項伯見沛公與伯飲爲壽結鄰令伯具
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
解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溢珠二斗
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
地項王許之漢王之曰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曰
說漢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迺使
良還行燒絕棧道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
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
三秦良乃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
至彭城漢王兵敗下馬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

之誰可與其功者良曰九江王英布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爲國憂臣時時從漢三年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勸立六國後王趙趙即良從外來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謀者以酈生計告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臣請僂前箸以誅之誠用此計天下事去矣漢

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後韓
信破齊欲自立爲假王漢王怒良說王漢王使良授
齊王信印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壁固
陵諸侯期不至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六年大封功
臣迺封良爲留侯良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
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
受萬金之資爲韓報仇疆秦天下震動今臣已寸舌
爲帝者計計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實足矣願
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迺學道欲輕舉高帝崩
呂后德良諫易太子迺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

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亮
諡曰文成侯良始所見地且老及與肅者後十三歲
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
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

文三年國除

節錄漢書

鮑永字君長宣子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
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卽去之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
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規害永太守苟諫擁護
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
篡逆之策諫每戒之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

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曰鮑宣死節其可
害其子也敕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
傳舍者興欲謁之永拔劍佩刀截馬當胸乃止後數
日果不詳舉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三
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
東并州刺史得自置偏裨執行軍法永擊青犢大破
之封中陽侯永雖爲將率更衣服敝素爲道路所識
時赤眉害更始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
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亡
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幅巾

詣河內帝問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
令公衆散臣其竊幸富貴故悉罷之時攻懷未拔帝
曰關東畏將軍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卽拜永
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河內太守開城降帝大喜賜洛
陽上商里宅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拜永
爲魯郡太守永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
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
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於里門永異之謂府
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
太守行禮歟永無道邪乃會大儒與諸生之禮請豐

等共會觀視欲因此擒之豐等持牛酒勞饗而潛挾
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擒破黨與帝嘉其畧封關
內侯遷揚州牧誅強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母憂
去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
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嘗劾良曰今月二十七
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
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
旋車又詔候令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
臣蒙恩入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
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由

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又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
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
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鵠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
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豈有過墓不拜雖
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
風椎牛上苟諫冢帝以問公卿大中大夫張湛對曰
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
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永固請之
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爲東海相坐度田事被徵諸郡
守多下獄永至成皋詔書下曰君晨夜冒犯霜露情

神亦以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爲兗州牧也永
便道之官視事三年卒祀鄉賢

鮑昱字文泉永子少從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
山中有剽賊太守戴涉聞昱永子有智畧乃就謁畧
守高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
由是知名後爲泚陽長蒞政仁恕民趙堅殺人繫獄
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恐
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妊
身有子境內感之荊州刺史表政化清淨再遷中平
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尙書使封胡降檄遣小黃